

## 这棵人生树

文/刘义彬

晴和的冬日傍晚，我不紧不慢地走在故乡的田间小道上。很久没回家了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情绪，始终萦绕在心里。

虽是深冬，但行走带来的热量让我感觉不出冬的萧索。空旷的田野上，一条窄而弯曲的小河，映着苍茫的天空，蠕动如小白龙，白亮而柔和。田野中尽是新绿，是大片大片正待生长的油菜，是密密嫩嫩的紫云英，从脚边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山坡下，一层薄薄的雾气轻漾在田野之上。而远处是一栋又一栋密密挨着的正冒着炊烟的人家，人们正在屋子里为他们永远也忙不完的生计忙碌着。

我在田间小道上静静地走，默默地感受着刮在脸上轻微的冷风，以及这浓郁的乡情。我已不知如何形容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，随意抬眼四顾，处处都能看到我的昨日。童年和少年的影子时不时在眼前晃动，有时显得那么模糊，有时却显得那么清晰。我曾在这里与儿时的伙伴们忘形地打闹欢笑，在这里因记不清的恐怖而号啕大哭。晴和的春日我们一群群追随着大人们忙碌的身影旁奔跑嬉闹，月光下钻进垒成小山一样的捆捆油菜秸秆下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夏天的傍晚也时见我们三三两两一边惬意地嬉游在小河中，一边捞丝草喂猪的瘦弱身子。

记忆最深的童年玩伴，是一名女孩。她家距旁边的城镇只有两三里路。每年去他们家拜年拜节的时候，妈妈总会带我们住上几天，我就会跟她到镇子里的街道上去转悠，看店铺里各种新奇的玩意儿。

她也来我家，我会带她到门前水塘里钓鱼。下钩不久，她就拿石头往我下钩的地方丢，要将水里的鱼儿赶跑，引得我气恼地追打，她就会哈哈大笑跑开。晚饭后做作业的时候，我们并肩坐在一条板凳上，共用一盏煤油灯一个长条桌，我时不时地总要找她搭上一句话。蛙声如潮的夏夜，我们一起趴在水塘边的竹铺上，听大人们聊天讲故事，一起慢慢进入梦乡，然后被大人抱上床去。

长大之后，互相见面的机会少了，但心里的那份牵挂日益加重。因学习成绩不好，她初中毕业后辍学了。后来听说她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之后又听说她离婚了，沾染上了买码、抽烟、赌博的恶习，生活既艰难又有些荒唐和零乱，且居无定所找不到人，因而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陌生又纠结的距离感。多年来，我既想去找她，了解她生活的现状，给她一些力所能及的温暖和帮助，又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抗拒、犹豫和担心。

我在这条小道上独自走着，那儿时的伙伴们却都在不相关的地方正继续着他们的故事，而我，仅仅是惦记而已，并不会十分地去关心。正如前方那棵枝条纵横如浓云般耸立在暮霭中的老樟树。在这棵树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不正如同我们这短短的一生吗！我们一道从泥土中出发，沿着树干一同向上生长着，在一个又一个树杈口，由于命运的原因，我们逐渐分开，沿着各自的枝条向高处向四面八方延伸着。

现在，伙伴们一个又一个离我远去，在各自的空间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。沉思间，那棵大树已落在我的身后。从远处不知谁家的屋场里，一串串狗吠声破苍茫暮色而来，我凝神谛听着，如同谛听着自天宇深处传来的人生哲理。

静静地走着，默想不远处路的尽头，就是我的家，就是盼着我等着我的父母和兄弟，心里是稳稳的欣喜感觉，忍不住加快了步伐……

## 小镇风雪入梦来

文/龙玉纯

寒流如期而至。也许是久未听到如此大的风吼声的缘故，我昨夜做梦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南口小镇，那风中小镇留给我的点点记忆像风声一样迎面而来。

南口的风确实名不虚传。那时，我经常半夜在大风的呼啸声中醒来。尤其是在秋冬季节，北风每晚怒吼，我那八个小时的睡眠有时要被打断两三次。南口的风声很是有些特点，时而像火车的汽笛声，时而像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的声音，时而像工厂里那机床切钻加工部件发出的噪声，时而像一个刚学乐器的号手吹奏出的极不规则的声音，时而像淘气的小孩有意制造出的怪叫声，时而像军号声中的一两个音符，而更多的时候那声音吓人只能用鬼哭狼吼来形容……

当时我曾经有个比较幼稚的想法，这里有风的日子多而且风力也不小，为什么不在山坡上装几台风力发电机呢？像电视里的外国海滩上利用海风发电一样。在利用好风能的同时，让一排排公园里的风车一样漂亮的发电机与古老的长城互相呼应，那不又给北京增加了一份景观吗？后来有位专业人士对我说，这个想法倒是不错，可是代价似乎还大了点，也许将来有一天会实现这个梦想。

有风就有沙。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：南口的春天，沙尘总是不请自到的常客。从二月底三月初开始乘着呼啸的北风而来造访，一直要到草绿花红的五月才恋恋不舍地挥手向满脸怨意的人们告别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它总是每隔几天就要显示一下它的威力与存在，高兴时像薄薄的黄纱巾飘荡在难见蓝色的天空，不高兴时脾气暴躁像天漏一般漫天黄沙遮天蔽日……其实不仅仅是每年春天才会有沙尘，秋天甚至冬天南口的沙尘也一样厉害。

风沙大的地方雨水肯定少，南口也不例外。我没有去仔细查过南口一年的降雨量是多少毫米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绝对没有我们这里春季一个月的降雨量多。在我们这里，春天里特别是梅雨季节，阴雨连绵十几天是常事。记得某年夏天有一次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星期雨，竟然被作为重大新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，有的甚至是头条。

南口三面环山，可雾天却难得一见，要想看到宋朝葛长庚在《晓行遇雾》中所描写的“晓雾忽无还忽有，春山如近复如遥”的景色，要想看到“晓雾晦阶前，垂珠带叶边”的细节，在这里似乎和到大漠深处要马上看到海市蜃楼一样难，而这在南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

从电视新闻上得知，前些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。听本地人讲，过去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后来慢慢地变成了“地白风色寒，雪花大如手”。也许是老天爷怕我这个南方人感到彻底失望，我到南口工作的第三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，可以说是鹅毛大雪，连连绵绵密密麻麻整整下了一个礼拜。那些天我们机关大院里男女老少轮着清扫院里院外马路上的积雪，边扫雪还边打雪仗，大家都有一种久违的快乐。最后雪越下越大越堆越多，领导一拍脑袋调来了推土机和自卸车，不知推了多少个来回运了多少车次，总算把院子里外那十几座我们堆起来的大雪山送去了需要它的地方。

一转眼离开北京已经十年有余了，今日的南口小镇，冬日的风雪还是那么猛吗？

## 老外婆的长寿之谜

文/黄熊飞

老外婆是我爱人的外婆，确实有点老，一百零二岁了。不过，她依然声音洪亮，思维清晰，生活基本能自理。她个子不高，背也驼了，但去她家，她总要泡茶送到你手上。

我们都佩服她寿高、身体好。她似乎还是我相亲时见过的样子，三十多年没多大变化，仿佛忘了摘的秋丝瓜隐在枯藤上，由春到冬、由冬到夏。

礼舅舅说，她以前没吃好的，硬是“零件”好！满姨说，她是耿直人，爱唠叨，直话直说，负面情绪都及时宣泄了。表哥说，以前吃的都是天然食品，寿长些。我想，除此外，主要还有四种原因吧。

一是仁慈有爱心。古人云，心机深者命短，仁者寿，确实如此。孙辈们送她东西，她坚决要回礼，不要就哭起来，打架一样也要送到你手上。我们拿她没办法，只好趁她没注意时溜了。她如果知道了，追出门多远，目送我们的车子离去直到看不见……

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心有仁爱福常在。她对邻里十分热情，邻居家人两个小孩都是她接生并照顾的。可惜那妇女中年因病去世了，临死前她在病床上拉着儿女的手，嘱咐他们要感恩，要视蔡婢为恩人，长大后天年过节要拜节。两姐妹后来都发财了，信守承诺，年年过节来看望我们的老外婆。

老外婆对弱小者十分关爱，若是大小孩“欺负”小小孩，她总是像老母鸡一样维护弱者，把玩输了的、爱哭鼻子的揽在怀中，陪着落泪，“咒骂”那顽皮大小孩。

二是勤快爱劳动。她一生勤劳，生了七八个儿女，带成人了的六个都健在，三男三女，个个都勤快。儿多母苦，老外婆是受了很多苦的。她住在山冲里，老公也是作田的，儿女一长串，只有拼命做。年轻时白天出集体工，扮禾插田汗流浹背；晚上回家洗衣、搞饭、铡猪草，甚至纳鞋底到半夜。那时外公人穷气大性子躁，有时还打人。她一边小声骂一边做事过一阵子，还端着茶硬要递给外公，直到外公接了茶才算是和解了。那时外公长得又高又瘦，外婆对他很是爱。如果外公晚上没回，她黑夜里提着灯爬山越岭去寻、去等。

三是讲究重调理。她平时辛勤劳动不偷懒，但一旦生了小孩就一定要坐足四十天月子。四十天她是坚决不迈出房门的。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她说，有次冬天坐月子，就吃了一大坛子自己早准备的萝卜丝，虽然没油水，但味道还不错。直到满月那天外公才称了六两肉，开了荤。

生产犹如重生，坐月子是女子调理的最好时节。老外婆自己月子坐得好，在女儿坐月子的时候也一定来照顾，而且照顾得非常好，自己忙上忙下，寸长的事都不让女儿做。现在她三个女儿都六七十岁了，生儿育女一大摞，身体都好。她们对娘的关怀体贴、照顾坐月子是十分感激的。

四是居家环境好。老外婆家住宁乡陈家桥。陈家桥是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，山清水秀油路通，环境特别好。她家门前有大塘，屋后是青山，屋前有林木，鸟语花香，空气清新。岳母多次接到城里住，她住几天就吵着要回去，说是“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，住在城里是笼中鸟、不习惯！”岳母特孝顺，在老家花了二十万帮她砌了新屋，到乡下陪老外婆住。老外婆就更快活了，三个儿子就在近边，另三个女儿也经常回去看她，孙子孙女、外孙外女们也喜欢到她家去，喜欢这个“老古董”！

老外婆九十多了还爱喝点小酒。最近老外婆有点糊涂了，晚上起来翻东西摔开了大腿骨，刚做完手术，脸黑多了。102岁还做骨连接手术，医院里一些人都来看她，很是称奇、佩服！

长生不老不是人类的梦想，健康长寿是每一个人的追求。以前是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现在是人生百岁不稀奇。安全良好的环境、全面进步的生活、日益发达的医疗科技，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，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8岁。

欣逢盛世多珍惜，敬老爱幼倍关怀。愿老外婆和所有的老人们安享晚年，健康长寿！

